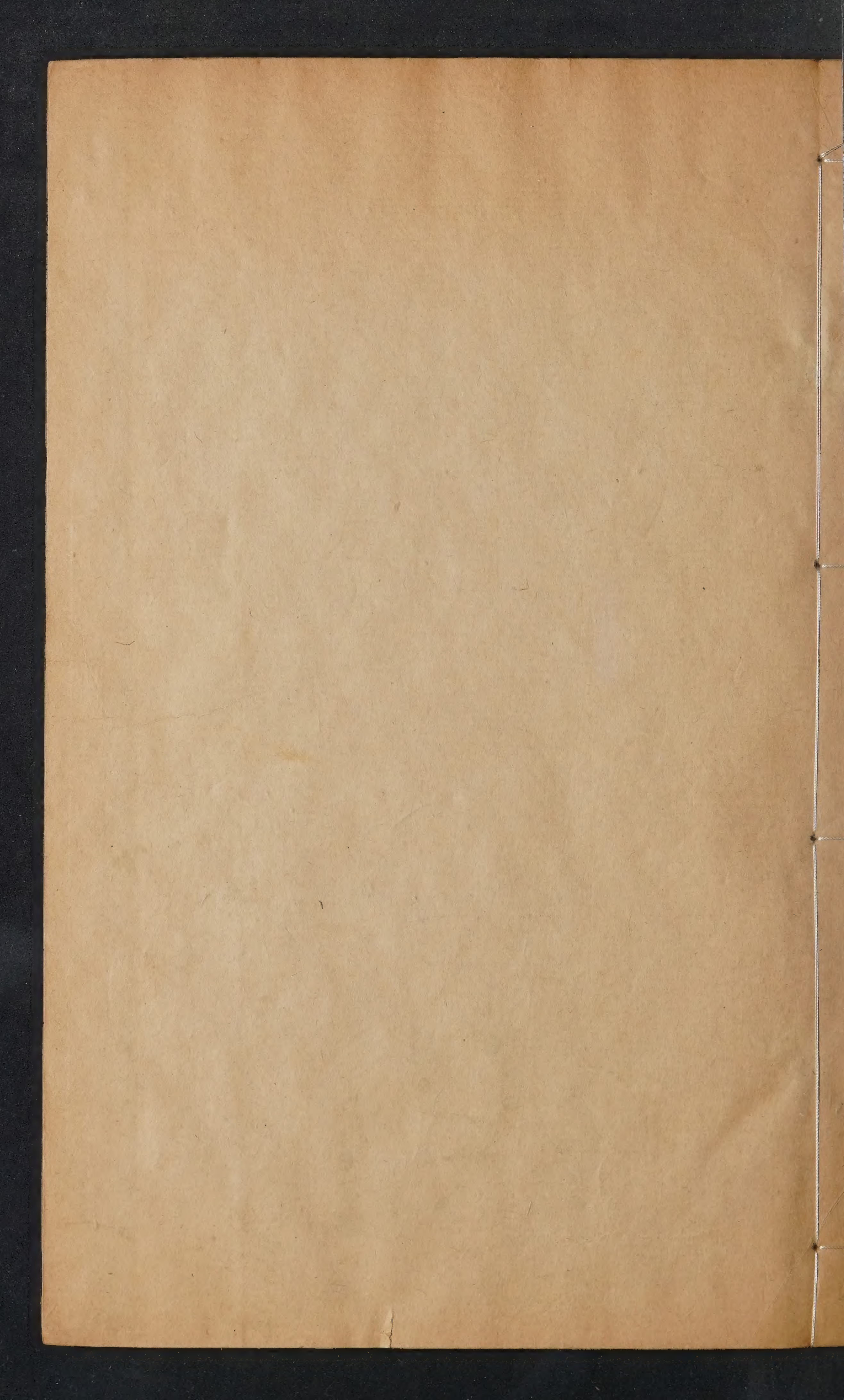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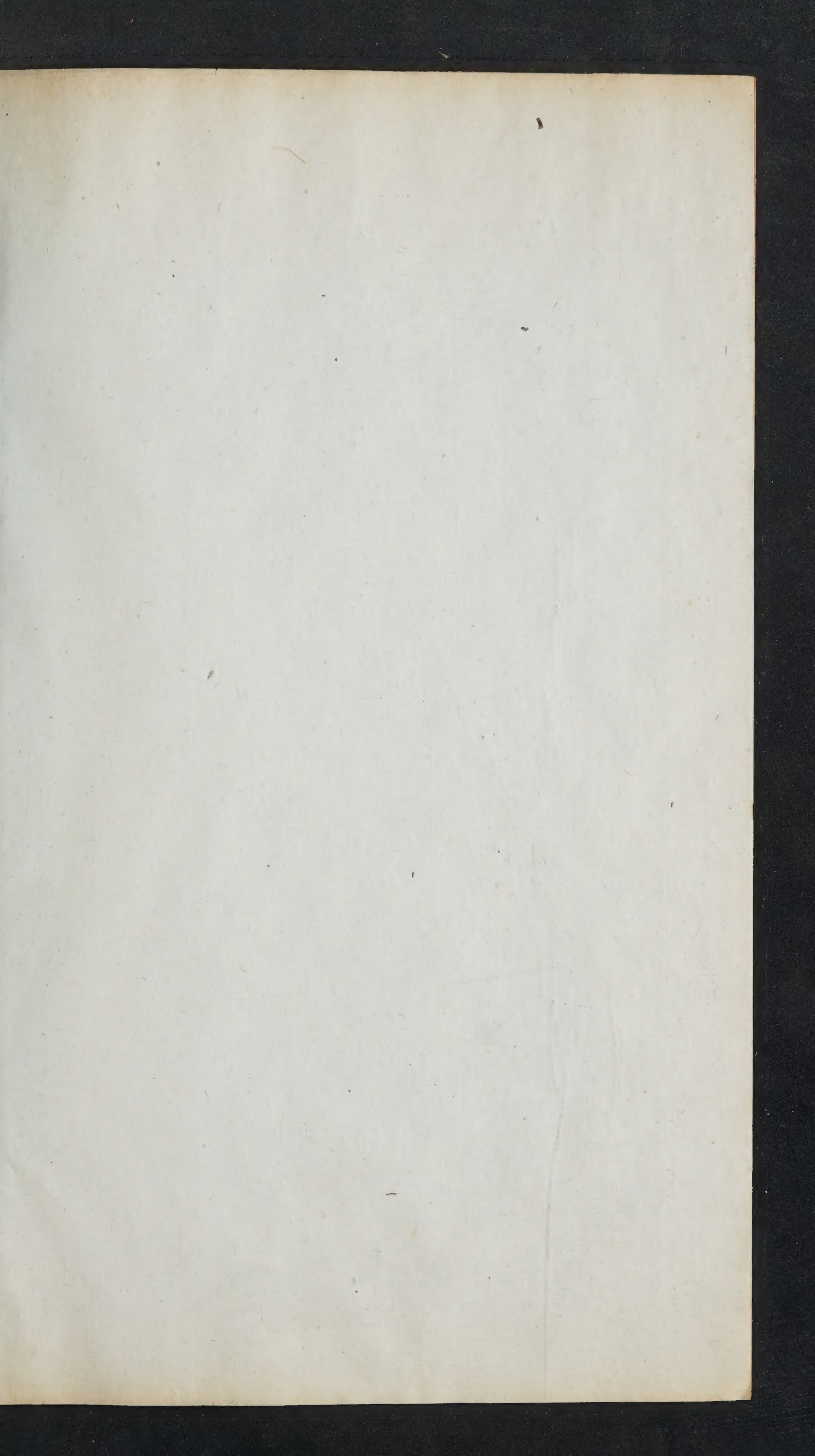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六

詞學儒臣

賈誼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吳（吳公師事李斯矣）公爲廷尉廷尉乃言賈誼文帝召誼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於是文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此所以爲賈生卒）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定官

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乃爲賦以弔屈原。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其舍、誼自傷、又作服賦以自廣。又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梁懷

王勝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濶。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云。居數年。梁王勝墜馬死亡子。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㝡好學。世其家。誼所上治安策等。見漢書。不錄也

賈山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略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行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弗聞則社稷危矣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

之孰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
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
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盖千八百國以九州
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
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
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
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
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
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
矣而弗自知也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

敢告者何也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
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
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
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
而文王獨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
士用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
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
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
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
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

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減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爲錢

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故其後復禁鑄錢云

枚乘枚皐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

悃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閒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埶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

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纍行，不知其善，

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
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
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爲漢定制度損削諸
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
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
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
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
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
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
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齧利劍鋒接必無事矣

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

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

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乃得其孽子皐皐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皐母爲小妻乘之東歸也皐母不肯隨乘乘怒分皐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爲郎三年爲王使與冗從爭見讒惡遇罪家室沒入皐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皐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使匈奴皐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

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羣臣喜故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初衛皇后立皐奏賦以戒終皐爲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皐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又自詆娸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鄒陽

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

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劒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

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聽子罕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毁銷骨也是以

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

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爲
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
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
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
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燔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
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
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爲萬乘器者
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
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
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

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劒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

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毋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嚴助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皐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朝廷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

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閤延賢人與謀議奏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皐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皐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

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是時漢兵已出踰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頓首謝罪、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使諭淮南、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既還、上大說、因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

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上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横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冣詔許之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眞惜才）（極大議論）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産業常艾薪樵

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買臣坐事免、復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

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
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
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
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
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
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拜爲太守
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
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其食食且飽少見
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
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

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常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

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爲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爲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有罪自殺上亦誅買臣子山拊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後東都盜賊起拜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爲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時知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

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飭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

胡說

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

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召而問之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

坐事誅

主父偃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遊齊諸子閒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西入關見衞將軍衞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

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并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及尊立衛皇后、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

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矣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二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後朱買臣難詘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吾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

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居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至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聖主

大是

李生曰此漢武英雄語然主父知絕貧時賓客而不知貴時客亦猶是也

徐樂嚴安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以爲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墨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

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埶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埶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宜有不安其處者矣

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

嚴安者臨菑人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其辭亦美

終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鶂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

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斯拱而竢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果率衆來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專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埶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巳之宜者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

也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不鼓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
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
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
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埶宜有餘而吏不能也
且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以贍民器也今魯國之
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與偃已
前三奏不許矣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
聖所必誅也所犯者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
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竆詘乃服罪當死初軍從濟
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

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

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塡撫之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七

詞學儒臣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擊劒名犬子及長文翁遺受七經學于長安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景帝又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文學之士鄒陽枚乘及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文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卭令王吉相善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卭令日

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
肅、臨卭富人卓王孫程鄭輩相謂曰、令有重客、為具召之、
并召令、令既至、至日中、長卿謝病不至、臨卭令不敢嘗食
身自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強而至、一坐盡傾、酒酣、臨卭
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
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
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
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説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
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
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

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
謂長卿曰第俱如臨卭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
此相如眞文章
如此相如遂與俱之臨卭盡賣車騎買酒舍而令文君當
天下至令
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卓王孫耻
知有卓王孫者此女也當大喜何恥爲
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
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
正獲身非失身
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
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
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
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

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爲郎相如爲郎數歲會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内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

卓王孫臨卭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歡卓王孫喟然
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方知女有眼睛也而厚
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卭筰冉駹斯榆
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關益斥還報天子天子大說後
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相如上疏諫上
善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因拜爲孝文園令
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
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
以爲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
乃遂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

眞文章

久之、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亡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嶽、封泰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好色、常有消渴疾

李生曰、論者以相如詞賦爲千古之絕、若非遭逢漢武、亦且徒然、故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聽者希、則爲者雖工、而其志不樂、况有天子知而好之、此相如之遭、所以爲大奇也、嗣是而降、賦莫盛於揚雄、文莫尚於韓愈、然雄已不見知于漢、而愈亦不復見知于唐、且其時、取人以詩賦、天子

好音、君臣道合、賡歌迭唱、可謂至盛極文郁乎有斐之時也、今觀劍之文、亦無難讀者、獨奈何寥寥至百餘年、必待穆伯長而後知其好也、假使讀子虛上林、又當何如也、故吾謂漢武帝眞不世出之雄者、非過也、雖然、又有奇者、方相如之客臨邛也、臨邛富人如程鄭卓王孫等、皆財傾東南之産、而目不識一丁、令雖奏琴、空自鼓也、誰知琴心、其陪列賓席者、衣冠濟楚、亦何偉也、空自見金而不見人、但見相如之貧、不見相如之富也、不有卓氏、誰能聽之、然則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當其時、卓氏如孟光、必請於王孫、吾知王孫必不聽也、嗟夫、斗筲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

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決擇、恐小恥而就大計、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雲從龍、風從虎、歸鳳求凰、安可誣也、是又一奇也、悲夫、古今材士、數奇寡諧、奈之何彼相如者、獨抱二奇以遊於世、予是以感慨而私論之、未敢以語人也

伍被

伍被、楚人也、以才學爲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養士數千人、高材者有八、曰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而被爲冠首、淮南怨望厲王死時、時蓄有邪謀、後坐東宮、召被欲計事、呼被曰、將軍上、被曰、

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爲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因稱說漢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卽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

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興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爲錢煮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木以爲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卒破大梁敗狐父奔走而還爲越所禽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爲天下戮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

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皐者四十餘人今我令緩先要成皐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十八九成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嚮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

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當是之
時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餽女子紡績不足於盖形遣蒙恬
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
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欲爲亂者十室而五
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珎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
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
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
國勞極止王南越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
士卒衣補秦皇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
亂者十室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

人當起東南閒不一歲陳吳大呼劉項並和天下響應所
謂蹈瑕釁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
故起於行陣之中以成帝王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
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
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
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響也而大將軍
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
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
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
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

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身死于東宮也被因流涕而起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王褒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

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
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
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
歌之時氾鄉侯何武爲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
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
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旣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
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旣至詔褒爲聖主得賢
臣頌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羹藜含
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
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不知以塞厚望應

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
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
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
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咢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
若彗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
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
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厀驂乘
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鶩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
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
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

煗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
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内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
延天下英俊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
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
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
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
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
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
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

風龍興而致雲蟋蟀竢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休徵自至壽考無

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乃歸太子喜褒所為

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劉向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行修飭、擢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

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

胡說 胡倣

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
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
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
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乃使其外親上變事
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
繫獄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殺天子
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
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懼其傾危乃上
封事其畧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
開羣枉之門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

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寖乃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徵堪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事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亦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遂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卽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爲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

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
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
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
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
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精
忠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
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古之
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
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
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閒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

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向又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徵賤踰禮制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者序次爲

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時時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奇陳湯智謀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今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輒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

江向惡此異懷不能已復上奏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簒漢李生曰予讀戰國策而知劉子政之陋也夫春秋之後爲戰國既爲戰國之時則自有戰國之策蓋與世推移其道必爾如此者非可以春秋之治治之也明矣況三王之世與五霸者春秋之事也夫五霸何以獨盛於春秋也蓋是時周室既衰天子不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諸侯故諸侯有不令者方伯連帥率諸侯以討之相與尊

天子而協同盟然後天下之勢復合于一此如父母臥病不能事事羣小搆爭莫可禁阻中有賢子自爲家督遂起而身父母之任焉是以名爲兄弟而其實則父母也雖若侵父母之權而實父母賴之以安兄弟賴之以和左右童僕諸人賴之以立則有勞于厥家大矣管仲相桓所謂首任其事者也從此五霸迭興更相雄長夾輔王室以藩屏周百足之蟲遲遲復至二百四十餘年者皆管仲之功五霸之力也諸侯又不能爲五霸之事者於是有志在吞周心圖混一如齊宣之所欲爲者焉晉氏爲三呂氏爲田諸侯亦莫之正也則安得不遂爲戰國而致謀臣策士于千

里之外哉其勢不至混一故不止矣劉子政當西漢之末造感王室之將燬徒知羨三王之盛而不知戰國之宜其見固已左矣彼鮑彪者生于宋元之季聞見塞胸仁義盈耳區區褒貶何足齒及乃曾子固自負不少者也咸謂其文章本於六經矣乃譏向自信之不篤邪說之當正則亦不知六經爲何物而但竊褒貶以繩世則其視鮑與吳亦魯衛之人矣

崔駰等

崔駰字亭伯涿郡人也祖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

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時篆兄發得幸於莽位至大司空乃以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遂單車到官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塡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遂理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固爭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焉篆生穀以疾隱身不仕穀生駰年

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
固傅毅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時人譏其太玄靜駰擬楊雄
解嘲作達旨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
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
謂其侍中竇憲曰卿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帝
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憲由此見駰笑
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帝幸憲
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欲見之憲以爲不宜帝悟曰吾能
令駰朝夕在側何必於此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
辟駰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

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騊數諫諍憲不能容因出騊爲長岑長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中子瑗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辟車騎將軍閻顯府時閻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瑗以侯立不以正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以慶寵惑蠱先帝使廢黜正統扶立疏蘖少帝即位發病廟中

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長史共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而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而禪未敢決會北鄉侯薨孫程等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兄弟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止之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屛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子寔字子眞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确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

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僞巧以故百姓囂然復思中興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

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故宜量力度德參以霸政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

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横奔皇路傾險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

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旣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寛致平也、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建寧中病卒、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

碑頌德寔從兄烈有重名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外議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烈亦有文才

王充

王充字仲任會稽人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

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袁山松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

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疑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尒共之勿廣也

王符

王符字節信安定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讁物情以觀見當時其五篇二[illegible]之論曰帝王之所尊敬

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疏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

謅讀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則生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

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
思傳世之美豈不惑哉夫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
佞危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
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
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
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耳夫志道者少與遂
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
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
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夫士者

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

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肎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日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宄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凡療病

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救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奸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廷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宄、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

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何也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傾哉後渡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曰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

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之為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仲長統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閒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統過幹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幹卒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統性俶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

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
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
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
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
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
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
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
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
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
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

羨夫人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志其辭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柂敖翔太清縱意容冶尚書令荀或聞統名奇之舉爲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

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今簡撮其略曰豪桀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盖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埶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肎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

者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桀之心既絕士民之心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戲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澶漫彌流無所底極遂至熬天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

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塡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

從其目喜怒則人隨其心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肎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潔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

世人主一切之慾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植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五之長才足以長一五者也一國之君才

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性情、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敘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

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奇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

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横賊歛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禀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

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庸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潔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

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漢之隆盛於是焉在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

宦之臣所致然也及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愼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執旣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于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

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喆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盖親踈之埶異也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籍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

邪

蔡邕

邕字伯喈陳留人也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題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建寧三年辟司徒喬玄府玄甚敬待之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

晩學咸取正焉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之爲列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上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又特詔問邕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詔羣公卿士庶開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肎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特遣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皁囊封上邕對其末曰臣以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寑臣表無使

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
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洩中常侍程璜遂使人飛
章言邕私事下邕於洛陽獄劾以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
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
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璜女夫也使客追
刺邕客感其義莫肎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
者反以其情戒邕故邕得免焉在東觀時與盧植韓說等
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未及成書因陳奏其所著十意
介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大赦乃赦邕還本郡
邕自徙及歸凡九月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

智起舞、邕不荅、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謗、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告其吳人曰、吾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故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爲椽、邕取爲笛、奇聲獨絶是也、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爲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異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邕初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宴、客有彈琴於屏間者、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

者以告主人主人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蜋之失之也邕曰此足以當之矣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邕不得已詣府署祭酒甚見敬重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然卓多自佷用邕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苦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

之大賊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
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邕陳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
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
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
而所坐無名誅之恐大失人望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
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
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
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
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縉
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

之與兗州陳留之間聞者亦皆畫像而頌焉

禰衡

禰衡字正平平原人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州乃陰懷一刺刺字漫滅竟無所之是時許都新建四方賢士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吾焉能從屠沽兒游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惟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嘗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友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輕操自稱狂病

不肎往而數有傲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吏本欲辱衡反為衡所辱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衡因許往融復見操說衡願得自謝操喜勑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人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騎送去臨發衆人為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illegible][illegible]無禮今因其後到當以不起折之及衡至衆人皆坐不起衡入而大號

冢閒其故衡曰坐者為冢臥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

劉表嘗與諸文士共草奏竝極才思衡[illegible][illegible]開省未周因毀抵地表大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成文[illegible][illegible]兼美表復大喜益重衡衡復侮慢表表恥之轉送至江夏江夏太守黃祖亦善待衡衡為作書記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與衡遊共讀蔡邕所作碑射愛其辭既還恨未得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及射馳使寫碑還校如之以是射益歎伏焉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酌酒而請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祖慚

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便欲加箠衡大罵祖恚甚遂殺之射徒跣來救已不及矣死時年二十六其文亦亡失可惜

